

辨證奇聞

函全

婦人科

帶門

婦人有終年累月。下流白物。如涕如唾。不能禁止。自然而下者。甚則臭穢。所謂白帶也。夫帶病俱是濕病。而以帶名者。因婦人有帶脈。不能約束。故以帶名之。帶脈通於任督之脈。任督病而帶脈亦病。帶脈者。止婦人有之。所以束胞胎之條也。婦人無帶脈。則胞胎不堅。難以繫胎。故帶脈弱而胎易墮。損傷帶脈。則胎必不牢。然而帶脈損傷。非獨跌閃挫氣已也。行房而過於縱送。飲酒而出於顛狂。雖無疼痛之苦。而其中暗耗。則白物自下。故帶病尼師。寡婦出嫁之女。多而處子在閣。未破水之女。少也。況加之脾氣之虛。肝氣之鬱。濕氣之侵。火氣之逼。安得不成為帶下之症者。白帶者。濕感而火衰。肝鬱脾虛。則脾土受傷。濕土之氣下陷。是以脾精不守。不能化為榮血。而變成白滑之物。由陰門而直下。欲自禁止而不可得也。治之法。宜大補其脾胃之氣。而少佐之舒鬱之味。使風木不閉塞於地中。則地氣自升。騰於地上。脾氣健而濕氣自消。方用完帶湯。白朮一兩。蒼朮一錢。甘草一錢。車前子三錢。山藥一兩。陳皮五分。人參二錢。白芍五錢。柴胡六分。荆芥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二劑輕。四劑止。六劑全愈。此方脾肝二經同治之法。寓補於升之中。寄消於散之內。開提肝木之氣。則肝氣不燥。何致下尅於肝土。補益脾土之元。脾經不濕。何難分清。夫水氣。至於補胃而兼補脾者。脾胃表裡也。脾非胃氣之強。則脾之弱不能旺。然則補胃正所以補脾耳。

婦人有帶下而色紅者。似血非血。所謂赤帶也。赤帶亦濕病。濕亦見黃白之色。乃不現黃白。而現赤者。火熱之故也。火之色赤。故帶下亦現赤色耳。惟是帶脈繫於腰臍之間。近於至陰之地。不且有火。豈有路通命門。而腎中之火出而燒之。耶。不知帶脈不通。腎而通肝。婦人憂思以傷脾。又加鬱怒以傷肝。於是肝火內熾。下尅脾土。而脾土不能運化。濕熱之氣。纏結於帶脈之間。而肝火焚燒。肝血不藏。亦滲乎帶脈之內。而帶脈又因脾氣之傷。約束無力。而濕熱之氣。隨氣下陷。同血而俱下。觀其氣象。似血非血。其寔血與熱俱。不能兩分之也。世人以赤帶本之心火者。誤之耳。治之法。清其肝中之火。而扶其脾氣。則赤淋庶幾可愈乎。方用清肝止淋湯。芍藥

一兩當歸 一兩阿膠 三錢生地 五錢丹皮 三錢黃柏 一錢牛膝 二錢黑豆 一兩香附 一錢紅棗 十枚水煎服一劑少止。二劑又少止。四劑全止。十劑不再發。此方但去補肝之血。全不去利脾之失者。以赤帶之病。火重而濕輕也。夫火之所以旺者。由於血之衰也。補血足以制火矣。且火與血合。而成赤帶。竟不能辨其具濕而非濕。則濕盡化而為血矣。所以治血可也。又何必利濕哉。此方之妙。在純不治濕。而少加之清火之味。故奏功獨奇。倘一利其濕。反引火而下行。轉難遠效耳。或問先生。前言助其脾土。今但補肝木之血。絕不補脾胃之氣。何也。不知用白芍以平肝。則肝氣得舒。自不去尅脾土。是補肝正所以扶脾。又何必加人參白朮之多事哉。

婦人有帶下。而色黑者。甚則下如墨汁。其氣最腥。人以為水寒之極也。誰知是火熱之極乎。夫火色宜紅。何成黑色。不知火極似水。乃假象也。其病必然腹痛。小便之時。必然如刀之觸陰門之口。必然發腫。面色必然發紅。久則黃瘦。飲食必然兼人。口必大渴。飲之凉水。少覺寬快。此命門之火。與膀胱三焦之火。合而胃氣又旺。四火同煎。安得不熬乾坤成炭也。耶。此等之症。不致發狂者。以腎水與肺金之氣。涓涓不絕。足以潤心而濟腎耳。所以飲水在胃。但成帶下之症。火結於下。而不炎於上也。治之法。惟以瀉火為王。火退而濕熱自舒也。方用利火湯。大黃三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車前子三錢。王不留行三錢。劉寄奴三錢。黃連三錢。炒梔子三錢。石膏五錢。知母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利。二劑而黑帶變為白帶矣。三劑而白帶亦少。減去一半。再服三劑全愈。此方未免過於迅利。初不知火盛之時。用不得依違之法。救焚而少為迂緩。則火勢延燒。不盡不止也。今用黃連石膏。知母梔子。一派寒涼瀉火之味。入於大黃之中。則迅掃除。而又得王不留行。與寄奴之味。利濕甚急。俱無停住之機。佐白朮車前。茯苓。連成既濟之功也。

婦人有帶下。而色黃者。宛如黃茶濃汁。其氣帶腥。人以為脾經之濕熱也。誰知是任脈之濕熱乎。夫任脈本不能容水。如何濕氣入於中。而化為黃帶乎。不知帶脈橫生。通於任脈。任脈直上。走於唇齒。唇齒之間。原有不斷之泉。下灌於任脈。使任脈無熱。則口中津液。盡化為精。以入於腎中矣。惟有熱以存於下焦之間。則津不化精。而化濕。夫水色白。而火色紅。今濕與熱合。欲變紅而不能。欲返白而不得。煎熬成汁。因變為黃色矣。黃乃土之色也。真水真火。合而成丹。邪水邪火。合而帶黃。世人以黃帶為脾之濕熱。而單去治脾。此黃帶之所以難痊也。方用退黃湯治之。山萸一兩。芡實一兩。黃柏二錢。車前子一錢。白朮十枚。水煎服。連用四劑。無不全愈。此方

不特治黃帶之方也。凡有白帶者俱可治之。而治黃帶尤奏奇功。蓋山藥芩芩專補任脈之虛。而又能利水。加之白朮引入任脈之中。更為便捷。所以奏功甚速也。至所用黃柏。即解任脈之濕熱矣。

婦人有帶下而色青者。甚則色綠。如綠豆汁。稠粘不斷。其氣亦腥。人以為小腸之濕熱也。誰知是肝經之濕熱乎。夫肝屬木。而木之色屬青。帶下如綠豆之汁。明是肝木之病。但肝最喜水。濕亦水也。似濕非肝之所惡。何以竟成青帶之症。不知水雖為肝之所喜。而熱寔為肝之所惡。而所惡者合之所喜。必有違其性者矣。肝之性既違。則肝之氣必逆。氣欲上升。而濕欲下降。兩相牽掣。必調住於中焦之間。於是走於帶脈。從陰門而出。其色青綠者。正以其秉肝木之氣也。逆輕者熱必輕。而色青。逆重者熱必重。而色綠。似乎治青者易。而治綠者難。然而無難也。解其肝中之火。而利其膀胱之水。則帶病自愈矣。方用逍遙散加減治之。 茯苓五錢 白朮五錢 甘草五分 陳皮一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茵陳三錢 炒梔子三錢 水煎服。二劑而色淡。四劑而青綠之帶絕。不必多劑也。夫逍遙散解鬱之方也。何以取之。治青帶如是之神耶。蓋肝經濕熱留之者。因肝氣之逆也。逍遙散最解肝之逆氣。逆氣平則肝濕難留。况益之茵陳之利濕。梔子之清熱。肝氣清涼。而青綠之帶。又何自來乎。此方之所以奇而可用也。倘僅治青帶。惟以利濕清熱為重。置肝氣於不問。亦安有止帶之日哉。

### 血枯門

婦人有年未至七七之期。而經水先斷者。人以為血枯經閉也。誰知是心肝脾之氣鬱乎。凡人血枯而安能久延於世。世醫見經水之不行。謂其血枯耳。其寔非血之枯。乃血之閉也。且經水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之腎經之中。至陰之精。而有至陽之氣。故其色紅赤。似血而非血也。世人以經水為血。此千古之悞。倘果是血。何不名之曰血水。而古昔至聖。創呼經水者。以水出於腎經。故以經名之。無如世人沿襲不深。思其故。而皆視之為血也。然則經水之早斷。似乎腎水衰。酒吾以為心肝脾之氣鬱者。又何以故。蓋腎水之生。不由於三經。而腎水之化。寔關於三經也。腎非肝氣所能通。則腎氣之不能開。腎非心氣之相交。則腎氣不能上。腎非脾氣之相養。則脾氣不能成。倘三經有一經之鬱。則氣不入於腎之中。而腎之氣即閉塞而不宣。况三經齊鬱。而腎水真足。尚有格格難出之狀。而腎氣原虛。又何以攝精盈滿。化經水而外泄。此經之所以閉。有似乎血之枯耳。治之法。必須散三經之鬱。而大補其腎。補腎之中。仍補其三經之氣。則精益而經自通也。方用溢經湯。 熟地一兩 白朮

一兩山藥五錢生棗仁二錢白芍三錢當歸五錢丹皮二錢沙參三錢柴胡一錢杜仲一錢人參二錢水煎服連服八劑而經通矣服一月人健不再經閉兼易受孕此方心肝脾腎四經同治之藥妙在補以通之散以開之也倘徒補則鬱不開而生火倘徒散則氣益衰而耗精設或攻堅之味最熱之品不特無益而反害之也凡人在室未嫁月經不來腹大如婚面色乍赤乍白脈乍大乍小以為血枯經閉也誰知是靈鬼馮身乎大凡人心正則邪不能侵人心邪則邪自來犯或精神恍惚而夢裡求親或眼目昏花而日中相狎或假託戚屬而暗處貪歡或明言仙人而靜地取樂其先未嘗不驚詫為奇遇而不肯告人其後則羞赧為淫褻而不敢告人矣年深月久人之精血僅足以供腹中之邪邪日旺而正日衰勢必至經閉血枯而後已欲導其經邪據其腹而經難通欲生其血邪飲其精而血難長醫以為胎而非胎醫以為癥而非癥往往因循等待成為癆瘵之症至死不悟不重可悲乎治之法似宜補正以祛邪然而邪之不去補正亦無益也必先去其邪而補正之為得耳方用蕩邪丹 雷丸三錢 桃仁三十粒 大黃三錢 當歸五錢 丹皮五錢 生甘草二錢 水煎服一劑必下穢物半桶再用調正湯治之 白木五錢 蒼木五錢 茯苓二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苡仁五錢 貝母一錢 水煎服連服四劑脾胃之氣轉而經血漸行矣前方蕩邪後方補正寔有次第也或先身懷鬼胎必傷其血所以血枯而後經閉也今既墜其胎乃不補血而反補其胃氣者何哉蓋鬼虛中人其正氣之虛可知且血不能驟生補氣自易生血二木善補陽氣陽旺而陰氣難犯尤善後之法也倘服補血之藥則陰以招陰吾恐鬼胎雖下而陰氣未必不再種矣故不若補其陽氣使鬼祟之難侵而生血愈速耳

血崩門

一婦人有一時血崩雙目黑暗昏暈於地者人以為火盛而動血也然而此火非寔火也乃虛火耳世人一見血崩往往用止濕之藥雖亦能取效於一時而虛火未補易於冲擊隨止隨發終年終月而不能愈者有之矣是止崩之藥斷不用必須於補之中而行其止之法方用固本止崩湯 熟地一兩 白木一兩 黃芪三錢 人參三錢 當歸五錢 炒黑乾姜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崩止十劑而永不發倘畏藥味之重減去其半則力量甚薄而不能去矣方中妙用不全去止血而惟去補血且不止補血而更去補氣非惟補氣而並且補火何也夫血崩而至於黑暗昏暈則血已盡去僅存一線之氣若不急補氣而先補血則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無形之氣必

且盡散。所以不補血而先補氣也。然而補氣而不補血。則血又不能易生。補血而不補火。則血且凝滯而不能隨氣之連生也。况乾姜引血歸經。補中又收斂之。此所以同補氣血之約而並用耳。

一有老婦血崩者。其症亦與前同。人以為老婦之虛耳。誰知是不慎房幃之故乎。婦人至三十以外者。天癸匱乏。原宜閉閤。不宜出戰。苟欲適興。豈了事。尚不至腎火之大動。倘與酣浪鬪。一如少年時。鮮不血室大開。崩決而墜矣。方用當歸補血湯加味療之。黃芪一兩。當歸一兩。三七根末三錢。桑葉十四片。水煎服。二劑而血

止。四劑不再發。然必須斷慾也。設再犯忌。未有不重病者也。夫補血湯乃氣血雙補之神劑。三七根乃止血之聖藥。加入桑葉者。以滋腎中之陰。而又有收斂之用。但老婦陰精既虧。用此方以止其一時之漏。是有奇功。而不可責其永遠之續者。以補精之味也。服此方四劑之後。方中增入白木五錢。熟地一兩。山藥四錢。麥冬三

錢。北五味一錢。服三月。則崩漏可以除矣。

一有少婦。已受娠三月。即使血崩。而胎亦隨墮。人以為挫閃受傷。而血崩也。誰知是行房不慎哉。少年婦人行房。亦事之常也。何便血崩。亦因其氣之衰耳。凡婦人氣衰者。不耐久戰。戰久則必泄精。精泄太多。則氣亦不能收攝。夫血矣。况加久戰。則虛火內動。精門不閉。而血室亦不能閉。於是胎不能固。內外齊動。而血亦何能固哉。

治之法。自當以補氣為主。而佐之止血之味。則崩止矣。方用固氣湯。人參三錢。白木五錢。當歸三錢。熟地五錢。茯苓二錢。甘草一錢。杜仲三錢。山茱萸二錢。遠志一錢。五味子十粒。水煎服。一劑而血止。連服十劑。全愈。此

方固氣而兼補其血。已去之血。可以復生。而將脫之血。可以盡攝。凡因虛而血崩者。此方最易通治。非僅治小產之血崩也。此方尤妙在不去止血。而止血之味。已全於中。所以可通治耳。

一有婦人。一交感。則流血不止者。雖不至血崩之甚。然而終年不愈。未免氣血兩傷。久則有血枯經閉之虞矣。此等之症。或於月經來時。貪歡交感。精神冲血管也。夫經冲血管。不過一時之傷。出精宜愈。何以久而流血。也不

知血管不可精傷者也。凡婦人受孕。則血管已淨之時也。倘經初來。其血正旺。彼欲出而精射之。則所泄之血。盡退而縮入。既不能受孕。而成胎。勢必至集精而化血。遇交感之時。淫氣觸動。其舊日之精。則兩氣相感。精欲

出。而血即隨出矣。治之法。須通其胞胎之氣。引精外出。而益以填精補氣之藥。則血管之傷。可以再補矣。方用

引精止血湯。人參三錢。白木一兩。茯神三錢。車前子三錢。黃柏五分。炒黑乾姜一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

血崩門

炒黑荆芥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全愈。十劑不再發。此方用人參白朮以補氣。用熟地山萸以補精。精氣既補則血管自然流動。加入茯神重前以利其尿管。尿管通而血氣亦利。又加入黃柏直入於血管之中。以引風精出於血管之口。再加荆芥以引敗血出於血管之外。又益之炒黑乾姜以止其血管之口。一方之中。實有調和曲折之妙。故能除舊疾而去陳疴也。然服此藥必須忌行房三月。則破者不至傷。而補者不至再損。否則止可取目前之效耳。蓋不慎之哉。

一婦人有懷抱甚鬱。口乾作渴。嘔吐吞酸。而血下崩者。人以火治之。時而效。時而不效。此其故何也。蓋肝氣之結也。夫肝主藏血。氣結宜血結矣。何以反致崩漏。不知肝性甚急。氣結則其性更急。急則血不能藏也。治之法宜開鬱為主。然而徒開其鬱。而不能用平肝之藥。則肝氣大開。肝火更熾。亦何能止遏也。方用平肝治血湯。白芍二兩白朮一兩當歸一兩柴胡一錢三七根末三錢甘草二錢丹皮三錢荆芥三錢生地三錢水煎服。一劑嘔吐止。二劑乾渴除。四劑血崩自愈。此方妙在白芍之平肝。得柴胡而鬱氣盡解。白芍利腰膈。則血無積住之慮。荆芥通經絡。則血有歸還之樂。丹皮又清其骨髓之熱。生地清其臟腑之火。當歸三七又於補血之中。以行其止血之法。自然鬱散而血止也。

婦人有升高墜下。或閃跌受傷。以致惡血下冲。有如血崩者。若作血崩治之。而用止瀉之藥。適所以害之也。其症必然手按之而疼痛。久則面目黃瘦。形容枯槁。治之法須行血以去瘀。活血以止瘀。則其血自止。苟不解其疼痛。而即用補濕之品。則瘀血內攻。痛不能止。反致新血不生。舊血作祟也。方用逐瘀止崩湯。大黃三錢生地一兩當歸尾五錢敗龜板三錢芍藥二錢丹皮一錢枳殼五分桃仁十粒水煎服。一劑而病輕。再劑而痛止。三劑而血全止矣。不必服四劑也。此方於活血之中。而佐以下滯之藥。故逐瘀如掃。而止血亦如神也。或疑跌閃升墜。雖由外而傷內。不比內傷之重。然既已血崩。則內傷必不輕。何以但去其瘀血。而不去其氣。也不知跌閃升墜。非由內傷而致外傷者可比。此本寔不撥去標之病。可耳。何必顧其本而輔其內哉。

人有每行人道。經水即來。一如血崩。人以為胞胎有傷。觸之以動其血也。誰知是子宮血海。因熱不固之故乎。夫子宮即在胞胎之下。而血海又在胞胎之上也。血海者衝脈也。衝脈寒而血虧。衝脈熱而血沸。血崩之病。正衝脈之熱也。然而衝脈既熱。宜血之日崩矣。何以必交接而始血來。即蓋脾與肝無恙也。脾健則能攝血。肝平

則能藏血。人未入房。則君相二火寂然不動。雖衝脈獨熱。而血不外泄也。及至交接。子宮大開。而君相之火翕然齊動。以鼓其精房。而血海泛溢。有不可止遏之勢。肝欲藏血。而不能。脾欲攝血。而不得。故經水隨交而至。若有散應之捷焉。治之法。必須絕慾者三月。而後用滋陰降火之藥。以涼其血海。則終身之病。可半載而愈也。方用清海丸。熟地一斤。桑葉一斤。白朮一斤。元參一斤。山茱萸八兩。北五味三兩。麥冬十兩。沙參十兩。地骨皮十兩。丹皮十兩。白芍一斤。龍骨醋碎二兩。山藥十兩。石斛八兩。各為細末。和蜜為丸。每日早晚白滾水各送下五錢。服半年全愈。此方補陰而無浮動之虞。縮血而無寒冷之害。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潛移默奪。而子宮清涼。血海自固也。倘不治其本源。而止以髮灰白礬黃連五倍子以外治其幽陰之虛。吾恐愈塞而愈流也。

### 調經門

婦人有先期而經來者。其經水甚多。人以為血熱之極也。誰知是腎中水火之旺乎。夫火旺則血熱。水旺則血多。此有餘之病。而非不足之症也。似乎勿約有喜。但過於有餘。則子宮大熱。似難受孕。恐有燥乾男精之慮。太過者損之。亦既濟之道也。然而火不可任其有餘。而水斷不可使之不足。治之法。但少清其火。而不瀉其水也。方用丹皮三錢。地骨皮五錢。白芍三錢。青蒿二錢。黃柏五分。熟地三錢。茯苓二錢。水煎服。此方名為清經散。服二劑而自平也。方中雖是清火之品。然仍是滋水之味。火瀉而水不與之俱瀉。則兩不損而兩有益也。

婦人有先期而經來。其經水止有一二點。人以為血熱之極也。誰知是腎中火旺。而陰水虛乎。同是先期經來。何以分為虛寒之異。夫婦人之經。最難調。不分別細微。用藥鮮能奏效。先期者。火氣之冲多。寡者。水氣之驗。故先期而來多。火熱而水有餘。先期而來少。火熱而水不足。倘一見先期。而俱以為有餘之熱。但瀉火而不補水。或水火之兩瀉。如何不增病哉。治之法。不必瀉火。專補其水。水足而火氣自消。方用元參一兩。生地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阿膠三錢。地骨皮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經調矣。方名兩地湯。以地骨生地同用耳。二味

俱能涼骨中之熱也。骨中之熱。由於腎宮之熱也。涼其骨髓。則腎氣自寒。而又不損傷胃氣。此治之巧也。况所用諸藥。又純是補水之味。水盛而火安。得不平乎。此條與上條並觀。斷無悞治先期之病矣。婦人有經來後期而甚多者。人以為血虛之病也。誰知非血虛之故乎。夫後期之多少。寔有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後期而來少。血寒而不足。後期而來多。血寒而有餘。夫經水雖本於腎。而其流則五臟六腑之血皆歸之。故



經一來而諸血盡來附益以經門而開啟不遲迅闔諸血乘其隙而皆出也但血既出矣則成不足之症治法宜於補中溫之非曰後期者俱不足也方用溫經攝血湯 白芍一兩川芎五錢肉桂五分熟地一兩白朮五錢續斷一錢五味子三分柴胡五分水煎服二十劑而經調矣此方但補腎脾肝之精血加肉桂以祛其寒加柴胡以解其鬱是散中有補而散非耗氣補中有瀉而瀉非損陰所以受補之益而收溫之功也是方凡經來後期者俱可用誠調經之妙藥而治血之仙丹也倘人之元氣虛加入人參一二錢亦未為不可耳

婦人有經來斷續或前或後無一定之期者人以為氣血之虛也誰知是肝氣之鬱結乎夫經水出諸腎經而肝為腎之子肝鬱則腎亦鬱矣腎鬱而氣自不宣前後之或斷或續正腎氣之不通或閉耳雖然肝氣鬱而腎不應未必至於如此然子母閏切母病而子必有顧復之情肝泄而腎自有繼繼之誼肝氣之或藏或閉即腎之或去或留有相因之至者又何疑乎然則治之法舒肝之鬱即所以開腎之鬱也開肝腎之鬱即所以定經水之流也方用定經湯 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熟地五錢山藥五錢兎絲子一兩柴胡五分荆芥炒黑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二劑而經水淨四劑而經期定矣此方舒腎肝之氣非通經之藥也補肝腎之津非利水之品也腎肝氣舒而經通肝腎津旺而水利不治之治正妙於治也

婦人有數月一行經者每以為常且無或先或後之異又無或多或少之殊人以為異而不知其非異也此乃無病之人氣血兩不虧損耳夫氣血既不虧損何以數月而一行經耶婦人之中有天生仙骨者經水必四季一行蓋以季為數而不以月為盈虛也婦人之經水不泄則黃河便可逆流真氣內藏則坎之陽不損倘加以鍊形之法一年之內便可飛昇無如世人不知鍊形之法見經水之不來悞認作病妄用藥餌往往無病而成病余聞異人之教特為闡陽使世人見此等之行經在不必治之列萬勿疑為氣血之不足而輕施醫療也雖然天生仙骨之婦世正不少而嗜慾深者天分損也又不可不立一救療之方方名為救仙丹 白朮三錢茯苓五錢甘草一錢山藥三錢陳皮五分白芍三錢杜仲一錢兎絲子二錢水煎服三四劑而仍如其舊不可再服也此方平補之中有妙理健脾益腎解鬱消痰不損其天然之氣血便是調經之大益何必用重劑以助火用熱藥以通經哉

婦人至五十之外或六七十歲者忽然行經或如紫塊之血或如紅血之淋人以為老婦行經是還少之期誰

用熱藥以通經哉

婦人至五十之外或六七十歲者忽然行經或如紫塊之血或如紅血之淋人以為老婦行經是還少之期誰

用熱藥以通經哉

婦人至五十之外或六七十歲者忽然行經或如紫塊之血或如紅血之淋人以為老婦行經是還少之期誰

用熱藥以通經哉

婦人至五十之外或六七十歲者忽然行經或如紫塊之血或如紅血之淋人以為老婦行經是還少之期誰

知是血崩之漸乎。婦人至七七之外。天癸已窮。又不服補陰濟陽之藥。如何能使精滿化經。一如少婦耶。不宜行經而行經者。乃肝不藏血。脾不統血也。非泄經而動命門之火。必氣鬱而發龍雷之炎。二火發動而血乃奔。失有似於行經。而是非行經也。遇此等之症。非大補脾肝。則血不能驟止。然而補脾肝者。不可全補血。以止血。尤當兼補氣。以止血也。方用安老丹。

五分 荆芥一錢 甘草一錢 木耳灰一錢 白木五錢 水煎服。一劑少減。二劑又減。四劑全愈。十劑更愈。此方補益

脾肝之氣。氣足自能生血。而氣足且能攝血也。尤妙大補腎水。腎水足。而肝氣益舒。肝氣舒。而脾氣得養。肝氣血而脾統血。又安有漏泄哉。血既無漏泄之失。亦何慮於血崩乎。

婦人有經水忽來忽斷。時痛時止。往來寒熱。人以為血結之故。而不知非也。此乃肝氣不足耳。夫肝本木。最惡者風寒也。婦人行經。則腠理大開。適逢風吹。則肝氣閉塞。而經水之門亦隨之而俱閉。於是腠理經絡。各皆不宣。而作寒熱。氣行於陽。而熱生。氣行於陰。而濕生也。然此猶感寒之輕者。倘外寒更甚。則內熱尤生。往往有熱入血室。而變為似狂之症。一如遇鬼之狀。今但往來寒熱。是寒未甚。而熱未深耳。治之法。補肝中之血。通其鬱

而散其風。則病隨手而效也。方用加味四物湯。熟地一兩 川芎三錢 白芍五錢 當歸五錢 白木五錢 甘草一錢 玄胡索一錢 丹皮三錢 柴胡一錢 水煎服。此方用四物以滋脾腎。用柴胡白芍丹皮。以宣揚風鬱。用甘草白

木玄胡。利腰膈。以和腹痛。入於表裡之間。通於經絡之內。用之得宜。自然奏功如響也。

婦人有經前疼痛。數日後行經者。其經水多是紫黑之塊。人以為熱極而然也。誰知是鬱極而火不能化乎。夫肝中有火。鬱則不揚。經欲行而肝氣不應。則拂抑其氣。而痛生。然而經滿則不能內藏。而肝中火氣發燒。內逼

經出。而火亦隨之而怒泄。其色紫黑者。水火兩戰之象也。成塊者。火煎成形之狀也。經失其為經。正鬱火內奪其權耳。治之法。似宜大瀉肝中之火。矣。然瀉肝之火。而不解肝之熱。則熱之標可去。而熱之本未除也。究何益

哉。方用宣鬱調經湯。白芍五錢 當歸五錢 柴胡一錢 香附一錢 鬱金一錢 丹皮五錢 白芥子二錢 甘草一錢 黃芩一錢 炒梔子三錢 水煎服。連服四劑。下月斷不先腹痛。而後行經也。此方補肝之血。而又解肝之鬱。利肝

之氣。而又退肝之火。所以奏功如神耳。

婦人有行經後小腹作痛。人以為氣血之虛也。誰知是腎氣之涸乎。夫經水乃天一之水也。滿則溢而空則虛。

亦其常也。何以虛能痛哉。蓋腎水一虛。則水不能生肝。而肝必下。尅脾土。土木相爭。而氣逆。故爾作痛也。治之法。必須舒肝之氣為主。而益之補腎之味。則水足而肝氣益安矣。方用後調湯。阿膠三錢。荆芥三錢。巴戟天一錢。山藥五錢。白芍三錢。當歸三錢。甘草一錢。山茱萸三錢。水煎服。此方平調肝腎。既能轉逆氣於須臾。尤善止鬱痛於頃刻。經後以此方調理極佳。不止治經後腹疼也。

婦人有行經之前一二日。忽然腹痛而吐血。人以為火盛之極也。誰知是肝氣之逆。不順行而上吐乎。夫肝之氣最急。宜順而不宜逆者也。順則氣安。逆則氣動。血則隨氣而俱行。氣安則血安。氣動則血動。毋怪其然。若經逆則在腎而不在肝。何以隨血而妄行。竟至從口而出耶。不知少陰之火。急如奔馬。得肝中龍雷之氣。直冲而上。其勢最捷。反經而為血。又至便也。正不必肝不藏血。始成吐血之症。但此等吐血。不同各經之吐血也。各經之吐血。乃因傷而成者也。逆經而吐血者。乃內溢而激之使出者也。其症絕有異。同而逆氣則一也。治之法。似乎治逆以平肝。而不必益精以補腎。雖然逆經而吐血。雖不損夫血。而反覆顛倒。未免傷腎之氣。而血又上泄過多。則腎水亦虧矣。必須於補腎之中。以行其順氣之法也。方用順經湯。當歸五錢。白芍三錢。熟地五錢。茯苓三錢。牛膝三錢。丹皮五錢。沙參三錢。荆芥炒黑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吐血止。二劑而經順。連服三劑。不再逆經也。此方於補腎補肝之中。而用引血歸經之藥。肝氣不逆。而腎氣自順也。腎氣既順。而經又何能逆哉。人有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痾痛。狀如刀刺。寒熱交加。下如黑豆汁。既而經來。因之無嫌。人以為血熱之極。誰知是下焦寒濕相爭之故乎。夫寒濕之氣。乃邪氣也。婦人有任衝之脈。居於下焦。衝脈為血海。任脈主胞胎。為血室。皆喜正氣之相通。最惡邪氣之相犯。經水由二經而外出。而寒濕之氣。滲滿於二經之外。勢必兩相爭。而作痾痛矣。邪盛正衰。寒氣生濁。下如黑豆之汁者。見此方寒水之象也。治之法。利其濕而溫其寒。衝任無邪。何至凝結而作痛哉。方用溫臍化濕湯。白朮一兩。茯苓三錢。巴戟天五錢。山藥五錢。扁豆三錢。白朮十枚。蓮子三十粒。連心。用水煎服。然必須經未來前十日服。日四劑。而邪去經調。並可種子也。此方用白朮以利腰臍。更用巴戟。白朮以通任脈。再用山藥。扁豆。蓮子以衝衝脈。故寒濕盡去。而經水自調矣。倘疑熱邪為腹痛之作。崇而妄用寒涼。則衝任虛冷。血海變為水海。血室成為水室。毋論艱於生育。而痾痛又何有止日哉。婦人有經水過多。行後復行。面色痿黃。人倦無力。人以為血熱之故也。誰知是血虛而不歸經乎。夫血旺則經

多血少則經縮何以血虛而經反多耶不知血歸於經雖血旺而經不多血不歸經雖血衰而經亦不少世人以為經水過多是血之旺也此治之所以錯耳倘經多果是血旺一行經宜止矣何以行後而再行耶惟經多是虛故再行而不勝其困乏而血損精散骨中隨空不能色華於面也治之法大補其血之不足而引以歸經又宜有經後再行之病矣方用四物湯加味治之 熟地一兩川芎二錢白芍三錢當歸五錢荆芥三錢山茱萸三錢白朮五錢續斷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四劑而血歸經矣十劑而後加人參三錢再服十劑下月行經適可而止不再行也四物湯乃補血之聖藥加白朮荆芥行中有利加山茱萸續斷止中有補加甘草而調和得宜所以血足而歸經經歸而血淨也

婦人有行經前先瀉三日而後行經人以為血旺之故也誰知是脾氣之虛乎夫脾統血脾虛則不能活血矣且脾本濕土脾虛則土不寔土不寔則濕更甚焉經水既動則脾氣先不能固脾血欲流注於血海而濕氣先乘之矣所以先瀉水而後行經也調經之法不在先止其水而當先止其血亦不在先止其血而在先補其氣蓋氣旺而血自能固亦氣旺而濕自能瀉方用健固湯 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一兩巴戟天五錢苡仁三錢水煎服連服十劑而經行不瀉矣此方補脾氣以固脾血則血攝於氣之中脾血日盛自能運化其濕亦化為烏有又何能作瀉哉

婦人有行經前一日大便出血者人以為血崩之症也誰知是經入於大腸乎夫大腸與行經之路各別何以能入於其中乎不知胞胎之系上通心而下通腎心腎不交則胞胎之血兩無所歸而心腎二經之氣不來上攝聽其自使血乃不走小便而走大便矣治之法只止其大便之血則愈止而愈多反擊動三焦之氣拂亂而不可止蓋經之妄行原因心腎之不交今不使心腎之相濟而徒治其胞胎則胞胎之氣無所歸而血又安有歸經之日哉故必須大補心腎使心腎之氣接而胞胎之氣不散則大腸之血自不妄行也方用歸經兩安湯 人參一錢當歸一兩白芍五錢熟地五錢山茱萸二錢巴戟天一錢白朮五錢麥冬五錢荆芥炒黑三錢升

麻四分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而從前陰出矣三劑而經止兼可受娠此乃大補心肝腎三經之藥全不去顧胞胎而胞胎有所歸者以心腎之氣合也心腎虛而氣乃兩分心腎足而氣乃兩合心腎不離而胞胎之氣聽令於二經之靜攝又安有亂動之形哉然則補心腎可也何又兼補夫肝木耶不知肝乃腎之子而心之母

也。補其肝血。則肝氣往來於氣腎之間。自然上引心而入於腎。下引腎而入於心。不啻如介紹之歡也。

受妊門

婦人有瘦怯身軀。久不孕育。一交男子。臥病終朝。人以為氣虛之故也。誰知是血虛之故乎。夫血藏於肝之中。精涵於腎之內。文感乃泄腎中之精。與血虛何與。不知肝氣不開。則精不既泄。及精既泄。而肝氣益虛。以腎為肝之母。母既泄精。不能分潤。以養肝木之子。而肝燥無求。則火且暗動。以泄精。腎愈虛矣。况瘦人多火。又加泄精。則水益少。而火益熾。水難制火。而腰腎空虛。所以倦怠而卧也。此等之婦。偏易動火。然而此火出於肝木之中。又是虛火。而非真火也。不交合則已。交則又偏易走泄。陰虛火妄。不能受胎。即偶爾受胎。逼乾男子之精。有隨種而隨消矣。治之法。必須大補腎中之水。平其肝木。水旺而血亦旺。水旺而火亦滅也。方用養陰種玉湯。熟地五錢。丹皮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五錢。茯苓二錢。山茱萸五錢。甘菊花一錢。山約三錢。杜仲二錢。牛膝一錢。水煎服三月。便可受孕。服三月。身健斷斷可以種子也。此方不特補血。而純於填精。精滿則子宮易於攝精。血足則子宮易於容物。皆有子之道也。惟是世人貪然者多。節然者少。服此藥必保守三月。必然受孕。否則止可自健。勿咎藥物之未靈也。

婦人有飲食少思。胸膈飽悶。終日倦怠。惟思睡眠。一行房事。呻吟不已。人以為脾胃之氣虛也。誰知是腎氣之不足乎。夫氣宜升騰。不宜降陷。升騰於上焦。則脾胃易於分消。降陷於下焦。則脾胃難於運化。人無水穀之養。則精神自然倦怠。脾胃之氣。烏可降而不升乎。惟是脾胃之氣。雖充於脾胃之中。而寔生於兩腎之內。無腎中之水氣。則胃之氣不能騰。無腎中之火氣。則脾之氣不能化。有腎中水火之二氣。而脾胃之氣。始能升而不能降也。然則補胃之氣。可不亟補腎中水火之氣乎。治之法。必以補腎為主。但補腎而不用補脾胃之藥。則腎中水火之氣。不能提於至陽之上也。方用兼提湯。人參一錢。白朮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三錢。黃芪五錢。枸杞子二錢。柴胡五分。巴戟天一兩。水煎服三月。而腎氣大旺。再服一月。未有不受孕者。此方補氣之藥。多於補精。似乎以補脾氣為主。孰知脾胃健而生精。自易。是補脾胃正所以補腎也。脾胃之旺。又加補精之味。則陰氣既足。陽氣易升。不必升提。而氣自騰。越於上焦。况原有升提之藥乎。陽氣不下降。無非大地之陽春。隨遇皆有。生機安得而不受育哉。

婦人有下身冰冷非火不煖又感之時陰中絕不見有溫熱之氣人以為天分之薄也誰知是胞胎之寒乎夫寒水之地不生草木重陰之淵不長魚龍胞胎寒冷又何能受子哉雖男子鼓勇而戰其精至熱直射於子宮而陰寒之氣相逼亦如之於暫而不能不吐之於外也惟是胞胎何以寒冷至此豈皆天置之薄乎不知胞胎居於心腎之間上系於心而下系於骨胞胎之寒冷乃心火之微腎火之衰也故治胞胎者仍補心腎之火方用溫胞散 人參一錢白朮一兩巴戟天一兩破故紙二錢杜仲三錢兔絲子三錢芡實三錢山藥三錢肉桂二錢附子三分水煎服連服一月而胞胎熱矣此方補心而即補腎溫腎而即溫心心腎之氣旺則心腎之火自生心腎之火生則胞胎之寒散原因胞胎之寒以致茹而即吐今胞胎既熱豈尚有施而不受者乎倘改方為丸朝夕吞服則尤能攝精斷不至與伯道無兒之歎也

婦人有素性恬淡飲食用少多則難受作嘔作瀉胸飽悶脹人以為天分之薄也誰知是脾胃之虛寒乎夫脾胃虛寒亦是心腎之虛寒也胃土非心火不生而脾土非腎火不化心腎之二火衰則脾胃即失其生化之權不能化水穀之精微自無津液以灌注於胞胎欲胞胎有溫煖之氣以養胎氣必不得之數也縱能受胎而帶脈之間斷然無力亦必墮落此脾胃之虛寒所以無玉麟之毓也然則治之法可不亟溫補其脾胃乎然而脾之母在於腎之命門胃之母在於心之胞胎溫補脾胃必須溫補二經之火蓋母旺而子不能弱母熱而子不能寒也方用溫土毓麟湯 巴戟天一兩覆盆子一兩白朮五錢人參一錢神曲一錢山藥五錢水煎服連服一月可以種子矣此方脾胃同補即脾胃同溫也蓋所用之藥既能溫命門之火而又能溫心包之火也故藥物不多而四經可以並治一用而無不用也命門心包之火旺則脾胃無寒冷之虞自然飲食多而善化其氣血日盛而帶脈有力可以勝任而愉快安有不玉麟之毓哉

婦人有小腹之間自覺有緊迫之狀急而不舒斷難生子此人之所不識也人以為邪氣之在腹也誰知是帶脈之太急乎夫帶脈繫於腰臍之間宜弛而不宜急帶脈之急者由於臍腰之不利也而腰臍之不利者又由於脾腎之不足脾腎虛而腰臍之氣閉腰臍氣閉而帶脈拘急胞胎牽動精即直射於胞胎胞胎雖能茹納而力難載自必有小產之虞且人又不能節慾安保其不墮乎此帶脈之急所以不能生子也治之法必先寬其帶脈之急而帶脈不能遽寬也必先利其腰臍之氣而腰臍又不能遽利也又必須大補脾胃而帶脈可寬也

方用寬帶湯 白朮一兩 巴戟天五錢 補骨脂一錢 肉從容三錢 人參三錢 麥冬三錢 五味子三分 杜仲三錢 蓮肉二十個 不可去心 熟地五錢 當歸三錢 白芍三錢 水煎服 連服四劑 腹無緊迫之狀 服一月 未有不受胎者 此方脾腎雙補 又無非利其腰膈之氣 自然帶脈寬舒 可以載物而勝任也 或疑方中用五味白芍之類 酸以收之 不增帶脈之急 而反得帶脈之寬 殊不可解 不知帶脈之急 因於氣血之虛 血虛則縮 而不伸 氣虛則攣 而不達 芍藥酸以平肝 則肝不尅脾 五味酸以生腎 腎能益帶 似乎相碍 而莫相成也

婦人有懷抱素惡 不能生子 人以為天數之窮也 誰知是肝氣之鬱結乎 夫婦人有子之脈 心脈必流利 而且滑 肝脈必舒徐 而且和 腎脈必旺大 而鼓指 始稱喜脈 未有三部脈鬱 而能生子者也 蓋三部脈鬱 肝氣未有不鬱結者也 肝脈鬱 而心腎之脈亦鬱 肝脈結 而心腎之脈亦結也 即心腎二部之脈 不鬱不結 而肝部之脈 獨鬱獨結 即非喜脈矣 蓋鬱則不喜 即喜則不鬱也 其鬱而不能成胎者 以其肝氣不舒 必下尅於脾 土脾土之氣塞 而腰膈之氣不利 又何能通任脈 而達帶脈乎 帶脈之氣 閉而胞胎之口 不開 精到門而不受 奈之何哉 治之法 必須開其胞胎之口 開胞胎之口者 舍開鬱無第二法也 方用開鬱種子湯 香附三錢 白芍一兩

當歸五錢 丹皮三錢 陳皮五分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天花粉一錢 水煎服 連服十劑 則鬱結之氣 開無非喜氣之盈腹 自然兩相好合 結胎於頃刻矣 此方解肝氣之鬱 宣脾氣之困 腰膈氣利 不必通任脈 而任脈自通 不必達帶脈 而帶脈自達 不必啟胞胎 而胞胎自啟也

婦人身體肥胖 痰涎甚多 不能受孕 人以為氣虛之故也 誰知是濕盛之故乎 夫濕從下受 乃言外邪之濕也 而肥婦之濕 寔非外邪 乃脾土內病也 然脾土既病 不能分化水谷 以養四肢 宜身軀瘦弱矣 何以能肥胖乎 不知肥胖之婦 氣衰而肉勝 肉勝則肥 氣衰則脾外似健 旺內寔氣損也 內虛則氣衰 氣衰則不能行水 而濕停於腸胃 不化精而化痰矣 夫脾乃濕土也 又因痰多 尤加其濕 脾不能受 自然浸潤於胞胎 而歲久日積 胞胎竟變為汪洋之水窟矣 且肥胖之婦 內肉必滿 返滿子宮 難以受精 此必然之勢也 何況又多水濕 即男子甚健 鼓勇而聞深入 而戰射精甚速 直達子宮 而水勢滔滔 泛濫可畏 亦隨入而隨流矣 又何能受孕乎 然則治之法 必須以瀉水化痰為主 然而徒瀉其水 徒化其痰 不急補脾土 則陽氣不旺 濕痰未必去 而人先病矣 烏望直如精而不吐乎 方用補中益氣湯 加味治之 人參三錢 當歸三錢 黃芪三錢 白朮一兩 陳皮五分 甘

草一錢柴胡一錢升麻四分半夏三錢茯苓五錢水煎服連服八劑而痰氣盡消再服十劑而水濕亦利子宮  
潤出易於受精此方提脾氣而升於上則水濕反利於下行助胃氣而消於下則痰涎轉易於上化不必用消  
劑之藥以損其肥不必用瀉決之味以開其鬱陽氣旺而自足以攝精和濕散而自可以受種也

婦人口乾古燥骨蒸夜熱遍躰火焦咳嗽吐沫斷難生子人以為陰虛火動也誰知是骨髓之內熱乎夫寒陰  
之地固不生物而火燥旱乾之田又何能望未泰之油油耶然而骨髓於胞胎何相關切而能使人無嗣此前  
人所未言也鐸一旦創言之不驚世駭俗乎然而寔有其理正不足驚駭也胞胎為五臟內之一臟因其不陰  
不陽所以不列入於五臟之中不陰不陽者以其上系於心胞而下系於命門系心胞者通於心系命門者通  
於腎也陰中有陽而陽中有陰所以善於變化生男生女俱從此出然必陰陽兩平不偏不枯始能變化生人

否則正不能生人也胞胎既通於腎骨髓者腎之所化也骨髓熱而腎熱腎熱而胞胎亦熱矣况胞胎無骨髓  
之養則嬰兒何以生骨骨髓熱而骨中空虛惟存火氣又何能成胎而作骨哉治之法必須清骨中之熱然而  
骨熱由於水虛補腎中之陰而骨熱自除胞胎無乾燥之虞則珠露有涵濡之喜矣方用清骨湯地骨皮一

兩丹皮五錢沙參五錢麥冬五錢元參五錢北五味子五分金釵石斛二錢白朮三錢水煎服連服一月而骨  
中之熱自解再服二月自可受孕矣此方補腎中之精涼骨中之體不清胞胎而胞胎無太熱之患矣陰虛內  
熱之人原易受胎今因骨髓過熱所以受精而變燥以致艱難於育子本非胎氣之不能受精也所以少調其  
腎以殺其火之有餘况又益其水之不足更易種子耳

婦人有腰疾背楚胸腹脹悶日日思寢朝朝欲臥百計求子不能如願人以為腰腎之虛也誰知是任督之困  
乎夫任脈行於前督脈行於後然皆從帶脈上下而行也故任脈虛而帶脈隨於前督脈虛而帶脈墜於後雖  
受男子之精必多小產况任脈之間有疝瘕之証則外多障碍而胞胎縮入疝瘕之內往往精不能施雖懷玉  
燕亦何益乎治之法去其疝瘕之病而補其任督之脈則提挈有力往往勝任而無虞外無所障內有所容安

得不受孕乎方用升帶湯白朮一兩人參三錢沙參五錢肉桂一錢學齋粉三錢鱉甲炒三錢神曲二錢  
茯苓三錢半夏一錢水煎服連服一月而任督之氣旺再服一月而疝瘕亦盡除也此方利腰膈之氣正升補  
任督之氣也任督之氣升而疝瘕有難存之氣况方中有肉桂之散寒有學齋之祛積有鱉甲之攻堅有茯苓

任督之氣也任督之氣升而疝瘕有難存之氣况方中有肉桂之散寒有學齋之祛積有鱉甲之攻堅有茯苓



之利濕。有形自化於無形。無非升騰之氣。又何至受精而再墮乎。此必無之事也。

婦人有小水艱濕。腹中作脹。兩腿虛浮。不能坐。孕人以為心與小腸之熱也。誰知是膀胱之氣不能化乎。夫膀胱與胞胎相近。膀胱病而胞胎亦病也。水濕之氣必走膀胱。然而膀胱不能自己分消。必得腎氣相通。而膀胱之氣始能化水。水乃得從陰之泄也。倘膀胱無腎氣之通。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水濕之氣必且滲入於胞胎。汪洋之田。何能生物哉。治之法。必須分消胞胎之濕。然腎氣不旺而胞胎之水氣何從而化。故必須治腎中之火。使火氣達於膀胱也。方用化水種玉丹。人參三錢。白朮二兩。巴戟天一兩。肉桂一錢。兔絲子五錢。茯苓五錢。車前子三錢。芡實五錢。水煎服。二劑而膀胱之氣化矣。四劑而艱濕之症去。又服十劑而虛脹之形盡消。連服二月。腎氣大旺。易於受胎。此方利膀胱之水。全在補腎中之氣。然而補腎之藥多是濡潤之品。不以濕而益助其濕乎。方中所用之藥。妙於補腎之火。而非益腎之水。尤妙於補火而無燥烈之虞。利水而非蕩滌之甚。所以膀胱氣化而胞胎不至於過濕。安有佈種而艱於發育乎。

妊娠惡阻門

婦人懷妊之後。惡心嘔吐。思酸解渴。見食則憎。困倦欲臥。人以為妊娠之惡阻也。誰知是肝血之大燥乎。夫婦人受孕。本於腎氣之旺也。腎旺足以攝精。然而腎一受精。則腎水生胎。不能分潤於他臟。而肝為腎之子。日食腎母之氣。一旦無津液之養。則肝氣迫索。而腎水不應。則肝氣益急。火動而氣乃逆也。於是惡心嘔吐之症。生雖嘔吐。不致太甚。而傷氣則一也。氣傷則肝血愈耗。世人以四物治產前諸症者。正以其能生肝血也。然而補肝以生血。未為不佳。但恐生血而不能生氣。則脾胃衰微。不勝頻嘔。吾恐氣虛而血不易生也。故治之法。平肝補血之中。宜用健脾開胃之藥。以生陽氣。則氣能生血。尤益胎氣耳。雖然。氣逆而用補氣之藥。氣旺而不益助。其逆乎。不知懷妊惡阻。其逆不甚。且逆亦因虛而逆。非因邪而逆也。因邪而逆者。助其氣而逆增。因虛而逆者。補其氣而逆轉。况補氣於補血之中。則陰足以制陽。又何患於逆乎。方用順肝益氣湯。白芍三錢。當歸二錢。白朮三錢。人參一錢。茯苓二錢。熟地五錢。蘇子一錢。麥冬三錢。砂仁一粒。神曲一錢。陳皮三分。水煎服。一劑而惡阻輕。再劑而平。三劑全愈。此方肝腎脾胃肺五經同調之法。而其意專主於肝腎。肝平則氣不逆。腎旺則血易生。凡胎不動而少惡阻者。俱以此方投之。無不安靜如故。有益於孕婦不淺。冥勝於四物之湯也。蓋四物湯